

畹香姑娘

王森

惊蛰的星空

何愿斌

都说畹香姑娘聪明，其实也经常做傻事。

婚姻是终身大事，谁能不好好掂量掂量，嫁个富足之家，一辈子插金戴银，呼奴使仆，过上少奶奶的日子？可她倒好，凭着如花似月的容貌，家里虽说不上大富大贵，也算得上个中等财主，却自己做主嫁给了个姓娄的穷酸秀才，你说傻不傻？说什么娄郎有才气呀，人品好呀，都是废话，这些能当饭吃么？你看，嫁过去不到一年，样样粗重活计都得自己操劳，一双纤纤玉手早长满了老茧，全没了在娘家时的那份矜持，还说什么以苦为乐。哼，幸亏那时候阿Q尚未出世，若摆到现在，不被讥讽为阿Q精神才怪！

就说这一天，邻居胡月郎带着一个人，拿着块金饼来卖。那块金饼可真没说的，火红火红的颜色，重约三两多，少说也值三十两银子。娄秀才可不傻，故意还价说：“货色是不错，只是我家太穷了，左拼右凑也只能凑出十四五两银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嘿，谁知那人竟然说：“行，就十五两银子卖给你了！”娄秀才喜出望外，心中盘算着：明天拿去卖给富户，转眼之间就是百分之百的利。于是将银子凑齐了交给那人。

正在这时，畹香却突然对丈夫说：“娄郎呀，官府征税的吏役日日前来逼迫交这个捐那个税的，我们哪里还有多余的银子哪！快快退掉吧。”那个不争气的穷酸秀才最怕老婆，眼巴巴地又将金子退还了人家。畹香又摆出好酒好菜，热情地对胡月郎与卖金子的说：“生意不成人情在，二位喝几杯酒解解渴，大家交个朋友吧。”两人起先还推让一番，看畹香一番好意，也就坐下来吃了个酒足饭饱，满意地告辞而去。生意没做成，还白赔了顿酒饭，你说她是聪明还是傻？

又有一天，有人拿着枚簪子来卖。但见那人头戴破方巾，脚穿旧鞋子，面容憔悴，而那簪子虽然是旧货，中间却镶着块猫儿眼的宝石。娄秀才问：“先生打算卖多少钱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实价二两银子。”娄秀才不敢做主，与畹香商议。畹香二话不说连忙叫他拿银子给人家买了下来。

娄秀才第二天就将簪子转卖给一个做官的人家，竟得了二百两银子！而那个卖金饼的，后来又在胡月郎的陪伴下卖给了本村姓邵的富翁。可是过不多久，本县就擒获了一个江洋大盗——正是那个卖金饼的。胡月郎其实并不认识他，只因贪图拿点中介费，被江洋大盗供了出来，自然也将姓邵的富翁牵连上了。胡月郎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逃了个无影无踪，可苦了那姓邵的富翁，被拘进了公堂。其时是明朝末年，官场黑暗腐败，衙门上下从县官到吏役，黑黝黝的眼珠子只认得白花花的银子，看到一个富翁犯了案，怎肯轻罢甘休。连敲带讹，几番折腾，姓邵的富翁几乎弄得倾家荡产，才算免去了一场官司。至于人在衙门里吃了多少苦，唉，就别提了。

最为惊骇的要算娄秀才了，他连连摇头吐舌道：“好险，好险！胡月郎是我熟里熟识的邻居，他介绍个人来卖金饼，我自然深信不疑，娘子却不让我与他们做交易。而那个卖簪子的，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也不知他是从哪儿来的，我心中疑疑惑惑，娘子却爽快地做成了生意。嘿，这一切竟然都在娘子的意料之中，请问娘子，你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？”畹香笑道：“事情其实是明摆着的，只是郎君没有细细思考罢了。那么好的一块金饼，只要不痴不傻，谁还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？而郎君还了半价，他竟然满口答应，这种急迫之情已经可疑。而胡月郎无妻子儿女，孤身一人，是个游手好闲之辈，怎能因为他是邻居，就轻易地相信他呢？至于那个卖簪子的，你看他面容憔悴，还隐隐约约地露出一种羞涩之态，必然是个做官人家的子弟，如今破落了，被穷困所迫，不得不出卖祖上遗传下来的东西。猫儿眼宝石是人所罕见的，万一被识货的认出来了，生意就做不成了。”

娄秀才听了，拍着巴掌笑道：“人家还说娘子傻，想不到竟聪明绝顶。不过我还有个问题：金饼不买就算了，胡月郎已经带着那人准备走了，娘子为什么又将他们唤回来，用好酒好饭招待呢？”畹香道：“是啊，本来生意已经做成了，却被我硬挡了下来，那卖金饼的怎么不怀恨在心？再说，我看那人面目狰狞可怖，不像个良善之辈，才不惜用好酒好饭招待，以消解其挟恨报复的念头啊。”

从那以后，娄秀才无论大事小事，都与畹香商量，对她言听计从。果然不出两三年，就成了当地的富户。正在这时，李自成已经攻破了北京，不久清朝铁骑又进入关内，天下大乱。其时，南明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，有个朋友推荐娄秀才去“建功立业”，娄秀才高兴地准备去。畹香却道：“福王昏庸无能，信用奸臣，排斥正直之士，只怕难成大事。郎君要好好考虑考虑啊。”娄秀才想想也对，就听着畹香，隐姓埋名，迁居到一个偏僻的地方。果然过不多久，弘光小朝廷就覆灭了。

后来，由于兵荒马乱，娄秀才夫妇究竟怎么样了，谁也不知道。不过就上面这些事例，大家说说，那畹香姑娘，究竟傻也不傻？

惊蛰前后，雨水持续了一周，中间太阳只偶尔露出不到半日的笑脸。街道两旁，玉兰树因为雨水的浸泡，花朵更大更饱满，颜色也更浓更诱人，紫玉兰居多，间杂白银朵朵，她们交杂在一起时尤为好看，如同靓丽的姊妹，风情万种。李花如粉，雪一



春帘 李陶 摄

般披挂树上，又像一团化不散的雾，红叶李花有一种模糊之美，像朦胧的睡意。黄莺在枝头啼鸣，红花簌簌飘落，春天的苕帚是有福的，劫掠过这么多低处的美。海棠不甘寂寞，她们已经探头张望很久了，花骨朵忍不住爆裂开来，虽小，却娇，却媚，星星点点缀饰一起，让人不知道看到的是哪一枝，爱上的是哪一朵。海棠花终于有叶了，花朵不孤单，热热闹闹的，在雨中垂首好，在日头里丢下影子也好。最美的海棠是在午后，斜阳将她的纤枝花影一起泼到粉墙上，风来影动，蜜蜂嗡嗡，俨然一幅游动的水墨图。油菜花已经漫山遍野，着色部分占了七八成，油菜花田和麦田相间，一金一碧，灼人眼目，她们是春日田园的黄金搭档，从立春算起，她们惺惺相惜的时光足足有两个月。与梅兰李相比，她们是富有的，始终将春天拥入怀里。

惊蛰时节那些树头的花足够仰望，如果你还要低头向原野寻觅，婆婆纳、蒲公英、黄花地丁、夏天无、猫爪花，任何一种都足够你流连半天，不知疲倦。伊时，在你眼里，大地会变成星空，不朽的星空永远浩瀚无穷。

房子的魂

刘新宁

小时候和外婆去田野里摘野菜，路过村头的一幢房子，同行的一个阿姨说，听说这户人家回关里了。外婆说，去年就走了，没看这房子都没魂了吗。我仔细看了一眼那个土坯小院，果然十分破败，没有一点生气。再看它的左邻右舍，确实与之不同，都有一种看不见的兴旺之气在撑着。看来，房子确实是有魂的。

房子的魂是什么？一位相师说，房子的魂就是房子的风水和气场，它的朝向、环境、建筑都很重要，选好了就有魂，选不好就没魂。这有点复杂了。人们常说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钱钟书说，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，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探胜。确实，如果把房子比作人，窗子确实是房屋的眼，门是房屋的口。鲁迅在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中，文章的重心最后就落在了开窗一事上，奴才住的房子“四面没有一个窗”，傻子要给他开窗，他不肯，怕得直叫。

没窗的房子怎么能住，有窗，人与外界才能相通，窗外事物才能入目。东窗迎日，西窗望霞，南窗听竹，北窗高卧……通过一扇窗，天地万物尽收眼底，既可随心所欲想，也可随时畅享。不仅能丰富眼界，驱赶疲劳，也可慰藉心灵，有助思维，让人游目骋怀，极尽视听。由此，有限的房子变得无限大，从这里散发的思想能与天地对接。其实，

许多哲学家都喜欢离群索居，在山区湖边建个小屋，海德格尔长年隐居在德国托特瑙山区的小木屋中，撰写了《存在与时间》《林中路》《人诗意地栖居》等著作；维特根斯坦的一生，经历了多次自我放逐，在斯寇尔登附近的一个偏僻之处，为自己盖了一所小木屋。小屋很简陋，体现了他简单淳朴的生活理念，从小屋可看到宽阔的斯寇尔登湖面和周围的农场山峦。而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更是众所周知。这些哲人的屋子不一定宽敞美观，但却一定有窗，甚至不只一面开窗，他们的心必须与世界时时相通。

窗是房子的眼，有了窗，房子才能接进光明，吐故纳新，真正站立起来，像一个活着的物体。但窗子只能算房子精气神的一部分，而且还是外在的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又真实存在的内在魂魄还是主人和他的学识修养。

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人如此，房屋也如此，有着一壁图书和字画艺术品的房间，远比满室家具衣物的更有层次和内涵，也更具生命气息，哪怕那些家具衣物再昂贵。

没有人住的房子很快就要老旧坍塌，像被掏走灵魂的空壳，但如果里面曾经住过有学识修养或高尚气质的人，盛装过能经得起岁月考验的物品，经其熏染，这房屋也会变得有神韵。

